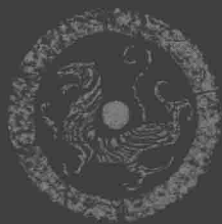


贾涤非 著

汉制造

古代中国的少年性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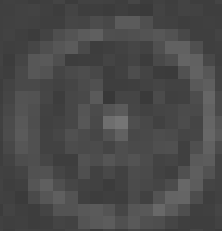
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第 2 版

设计思维

IDEO 设计思维实践手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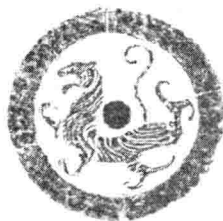


机械工业出版社

贾涤非 著

汉制造

古代中国的少年性情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制造:古代中国的少年性情/贾涤非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1.4
ISBN 978-7-309-08003-2

I. 汉… II. 贾… III. 中国历史-通俗读物 IV. K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3618 号

汉制造:古代中国的少年性情

贾涤非 著

责任编辑/张旭辉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浦东东北联印刷厂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3.25 字数 137 千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 100

ISBN 978-7-309-08003-2/K·322

定价:2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

韩信钻裤裆的真相 / 1

奴才世家 / 10

一个特务头子的忏悔 / 17

最牛的先知 / 31

北国慷慨悲歌士 / 38

知识分子的“城”(上) / 48

知识分子的“城”(下) / 58

“二爷”(上) / 71

“二爷”(下) / 81

春来草自青 / 85

历史上最大额彩票的背后 / 94

两只“老虎”(上) / 98



两只“老虎”(下) / 107

“赌神” / 115

被羊倌破解的惊天秘密 / 121

“覆水难收”的两个版本 / 129

酷吏(上) / 139

酷吏(下) / 150

倾城 倾国 倾心 / 160

滑稽大王(上) / 169

滑稽大王(下) / 176

西汉的“哈利·波特”们 / 182

司马迁外孙之死 / 193

韩信钻裤裆的真相

韩信：西汉开国元勋，“汉初三杰”之一。被后人尊为“兵仙”、“战神”。其用兵之道，为历代兵家所推崇。楚汉之争时，刘邦既封韩信为齐王，汉立之后不久转封为楚王。汉六年，韩信被告谋反，遭擒，贬为淮阴侯。汉十一年，以谋反罪为皇后吕雉所杀，三族尽诛，年仅三十余岁。

两千二百多年前，大秦淮阴县的一群混子打算废了一个叫韩信的家伙。混子们看韩信不顺眼已经很长时间了，这小子什么活也不干，靠四处蹭饭维持温饱，还偏要摆出破落贵族的派头，整日佩着把剑在街上横着膀子晃。这也太能装了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

混子们在路口堵住了韩信，当众给他两条路：一、用剑杀了混子们。你不是非要佩剑么，那就杀个人看看。二、从混子们的裤裆底下钻过去。

不敢杀人就证明你没本事，没本事还要佩剑，那叫“装”，“装”就得受惩罚。

当时的韩信选择了钻裤裆。

若干年后，韩信成了牛人，牛到大汉的版图，约一半都是他打下来的；牛到受封楚王，荆楚之地八十余座大城全归他管；牛到他的事迹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旧闪闪发光。

但他没有报仇，他对那些曾经欺负过他的混子们说：“知道当年我为什么不杀你们么？我是有大志、做大事的人，我的命比你们值钱，你们这些人，根本就不值得我动手、不值得我犯险，我这叫忍辱负重。”

屈辱的经历就这样被他自己演绎成了千古佳话。于是，钻过别人裤裆的韩信的形象并未因此受损，反倒更加光彩。

但韩信说的是真的么？他当初钻人裤裆的时候，难道没有胆怯、耻辱和软弱？

也许他说的是真的，不过同样胸有大志一心想干掉始皇帝进而取而代之的项羽和刘邦，他们对这类事情的处理方法，肯定和韩信不一样。

对于项羽来说，不管身处何等境遇，他都不会钻人家裤裆。没办法，他是一个英雄。一个人是不是英雄，一要看他的能耐，更重要的，是要看他的取舍。项羽思想单纯、性格残暴，一生戎马，数次屠城，坑杀秦国降卒二十万，连眼都不眨一下。他历尽艰辛创下了西楚那么大的家业，最后却闹得以破产而告终。但即便这样，他仍然算得上是英雄。

当年会稽郡郡守眼见天下大乱，也想趁便分碗汤喝，找项梁、项羽叔侄商量造反大事。项梁觉得跟着郡守干，还不如自己干，因此吩咐项羽，

直接就在郡守府中将郡守做掉，抢他的公章，夺他的兵权。

在人家地头上杀人家老大，这事也只有项羽才能干得出来。郡守反扑的时候，项羽一人提着菜刀，连砍一百余人，杀得所有人都傻了，都服了，都听他的了。这就是项羽在历史上的首次亮相。一出场便是“意乌叱咤，千人皆废”，一阵腥风血雨。

秦将章邯围攻赵国，赵国的友军们假装去增援，其实就是坐在一边打酱油看热闹，没一个敢真动手。只有项羽带着两万人马，破釜沉舟跟秦国人拼命，最后把二十多万秦国人全灭了，那可是以一敌十啊！友军们被项羽的表现吓坏了，一个个胆战心惊，跪在项羽面前，边磕头边由衷赞叹：楚兵天下第一。

在打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之前，项羽有必胜的把握么？没有。他只是敢打，他与生俱来就有一种一往无前、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。在他眼里，真正的军人就要堂堂正正地战斗，我可以战死，但绝不能被你吓死。他珍视军人的荣誉甚于珍视自己的生命，甚于珍视大好的江山。项羽当得起“英雄”二字。

起兵八年，身七十余战，所挡者破，所击者服，未尝败北，这样的男人会钻人裤裆？想你都不要想。

项羽的谢幕演出就是一幕坚决不钻人裤裆的演出。垓下被围，乌江绝路，项王去长兵，持短剑，奋神威，弃马步战，犹杀汉军数百人、身披十余创……项羽这时候的确有很多种选择，他可以钻刘邦的裤裆，只要投降就行了，刘邦肯定不会杀他，可能还会封他个小侯做做。他也可以听乌江亭长的话，坐小船回江东去，忍辱偷生，重整旗鼓，厚着脸皮再来和刘邦争

夺天下。事实上这也是后世许多学者最希望项羽做出的选择，但项羽选择了死。

英雄是真正高傲的人。韩信在评说项羽时，曾说项羽小气，不能重赏有功之臣。也许这一点恰可反衬他的高傲，他认为天下是他自己打下来的，谁都没有挑战他的资格，没有和他并肩的权利，所以他无需赏赐任何人。

英雄最不能接受的命运就是托庇于他人隐忍苟活，他们不会算计投降、逃往江东和死之间的差别。如果自己的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都要看别人的脸色，那还不如以死相抗。除此之外，任何选择对于英雄来说都是一种侮辱，与其说这是英雄的缺陷，毋宁说这就是英雄的性格。

英雄是不会做忍辱负重之事的，如果钻别人裤裆也算忍辱负重的话。

那么刘邦会不会钻哪？刘邦肯定会，这世上压根儿就没有刘邦做不出来的事。他没发迹时，一次曾到县令家随礼，身无分文就敢吹：“刘季随一万块钱的红包。”胆子够大，脸皮够厚。和项羽争夺天下时，刘邦在彭城大败，仓皇出逃，车上有他的儿女，还有驾车的司机——他的铁哥儿们夏侯婴。刘邦嫌车上人多，跑得慢，于是把一双儿女全赶下了车。可夏侯婴不同意，一定要把侄子侄女都带上。刘邦非但不觉得夏侯婴重情重义，反而怀疑起亲生儿女的血统来，认为老夏侯这家伙可能和自己的媳妇有染，几次想杀了夏侯婴，都没敢下手，原因是怕打不过他。

项羽有个部将叫丁固，看项刘争天下形势未定，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一次追刘邦时假公济私，将他给放了，你看刘邦当时说得多好：“哥们儿，谢了，以后有事就找我，肯定好使。”后来刘邦做了皇帝，丁固果然不知死

活地找他去了,当时刘邦正为手下大将们争功的事闹心,一听这家伙也来找自己要人情,大怒,骂道:“你这混蛋,还有脸来见我。你跟项羽混时就不忠心,我要收了你,还不得把我的小弟们都带坏了,拉出去,砍了!”翻脸不认人啊。更别说他跟项羽在广武对峙时,面对项羽“烹爹”的威胁,不但害怕反而要口“爹肉汤”喝的“光荣”事迹。就这么个人,他有什么不敢干的!所以说钻“个把”裤裆对刘邦来说完全不是问题。

但有一点他和韩信不同,那就是刘邦得志后,对于昔日钻别人裤裆的经历,他的反应和处理方式与韩信是不会一样的。他要么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,要么就是向那些混子狠狠报复,他是绝对不会去解释的,这就是真小人的性情。

罗列两个证据:刘邦未起兵时,在家乡是个黑社会头目,虽然混得还算成功,但也经常要受王陵和雍齿两个更大的“流氓”团伙欺负。其他乡邻看不上他的、嘲笑他的也大有人在,但刘邦衣锦还乡后,一心只顾炫耀,请众乡亲喝酒吃肉,没听说他算谁的账。

只有一次,因为“授衔”问题,很多功臣心怀不满,刘邦为安抚这些人而找张良问计,张良问过他一句话,“陛下,这些跟你起兵的哥们里,你最恨谁?”刘邦恶狠狠地说:“最恨雍齿,这家伙,以前净欺负我,我想杀他,因他功劳大,找不着什么借口,所以留他至今。”

刘邦被雍齿欺负的时候,很多事也未必就比“钻裤裆”光彩多少,因此刘邦一直在找机会报复,他不会像韩信,把雍齿叫来,当着众朝臣的面问他:“雍齿,知道当年你欺负我时我为什么不杀你么,我是有大志、做大事的人,杀你没名……”于是朝臣恍然大悟,齐心称颂陛下圣明,深谋远虑,

忍辱负重。

这就是差别，项羽是英雄，宁死不辱，别人胆敢要他钻裤裆，结果只有一个：死，或者项羽死，或者混子死；刘邦是小人，小人看重的只有利益，而无所谓荣誉、道德。受屈辱时，他要么不在乎，要么找机会报复。他才不屑于花心思去向别人解释自己忍辱负重的良苦用心。

既可以钻别人裤裆又肯花心思找理由为自己开脱的，只有韩信这种人。

读过几本书，受了几年教育，韩信自然不会像刘邦那么没心没肺，他是有羞耻之心的。他也认为钻别人裤裆不好，否则他就不会在功成名就后仍对往事耿耿于怀。那他当初干嘛还要去钻呢？一句话：个性使然。一个人的个性，或者说是他这种人的个性使然。

有本领，有志向，但软弱，精于计算和权衡，在利益不受侵犯的情况下可以讲道德，而一旦利益受损的程度超过自身欲望所能承受的底线，道德的底线就会失守，且一溃千里，最后沦落到去钻别人的裤裆。

我们可以设想一下韩信在钻别人裤裆时的心理活动，他肯定想得很多，但想来想去不外乎一个“怕”字。怕实现不了远大的抱负，怕埋没了自己的满腹经纶，怕坐牢，怕受苦，怕疼，怕死……

读的书多，自然想得就多，这是计算；怕这怕那，既过不了名利关，也过不了生死关，这是软弱，五分的计算加五分的软弱，于是便造成了十分的胯下之辱。

综观韩信的一生，钻裤裆是他逃不掉的宿命。

他一直在计算和权衡。由齐王改封楚王后，韩信回乡报恩。一个给

过韩信盒饭吃的大婶得了数千万，因为她做好事不求回报；而另一个让韩信蹭饭达数月之久的亭长只得了几百块，因为他后来不让韩信吃了；欺负过他的那些混子则被韩信安排当了兵，做自己的禁军，一来可以洗刷自己当年钻裤裆的恶名，二来可以让这些人死心塌地地为自己卖命……你看，在这些小事上，韩信一笔一笔算得多清楚。

当初韩信打下齐国，谋士蒯通劝他脱离刘邦，拥兵自立，与刘、项平分天下，鼎足而三。韩信又开始琢磨开了，自立为王是好，但也要冒一定的风险，成则为帝，但是不成哪？欲为一齐王而不可得，况且刘邦已经答应封自己为齐王了……裂土封王，这是韩信欲望的底线，这个底线一旦被刘邦满足，韩信自然要讲诚信、讲情义。

刘邦命令韩信合围项羽，打赢对西楚的最后一战，韩信按兵不动，因为他的欲望未能满足——封地的界限还没划明白哪——直到刘邦说“自陈以东傅海，归齐王”，韩信这才服从命令，重新拾起“道义”大旗，进兵垓下，以报刘邦知遇之恩。

西楚亡后，与韩信有旧的楚将钟离昧投奔韩信，希望能被窝藏。韩信十分讲道德地答应了：老朋友都穷途末路了，自己哪能见死不救？然而到了事情败露的那一天，到了刘邦下令让楚王必须抓到钟离昧那一天，韩信讲道德的决心犹豫了：造反哪，未必能打得赢；不造反哪，又被刘邦抓住了把柄。思来想去，顾不得什么情义无价了，先保住自己，保住楚王的爵位再说，于是钟离昧被他杀了。

是小人就不会去冒险救人，是英雄呢？就会救人救到底，韩信先救人后卖友，然后再拿着朋友的人头去钻刘邦的裤裆，但终究没能钻成。

韩信是了不起的，他的旷世才华，他的雄图大志，他的赫赫功业……这些都让后人高山仰止，但他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，却是以钻裤裆始，又以钻裤裆终。不同的是，第一次他不想钻，但钻成了；最后一次是他想钻，但失败了，因此，韩信的一生就是钻裤裆的一生。

韩信被刘邦收拾后，并没心悦诚服地好好改造，他还是和小人不同的，小人势利，韩信骄傲，因为骄傲，难免就要不满，就要在背地里发牢骚。

樊哙是刘邦的妹夫，这人视韩信为“战神”，是韩信的忠实粉丝，韩信被贬为准阴侯后，一次心情郁闷，无意中溜达到樊哙家门口，这可把樊哙高兴坏了，激动得语无伦次：“大王竟肯到我们家来……我太荣幸了……”论爵位，韩信如今和樊哙一样，都是彻侯，但樊哙执下礼，跪送跪迎，韩信并未因此而青眼樊哙，反在出门时感慨：“我怎么混到这个地步，居然和樊哙这种人平起平坐！”

受屈辱时不敢反抗，但发牢骚的胆子却越来越大，以至于后来在刘邦面前也说走了嘴：“凭陛下的能耐，也就带十万兵，而我多多益善。”虽然为了缓和气氛，他也说了些皇帝虽然不会管兵，但会管将之类的场面话，但双方的嫌隙却越来越深，无法弥补……钻了别人的裤裆，却依然没有换来美好结局，最终被斩。

在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的最后，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描写：项羽死前，看见汉将中有他的老相识——吕马童，于是说：“听说谁要是能砍了我的脑袋献给刘邦，刘邦赏他千金，封万户侯，你我相识一场，我就把这场大富贵送给你吧。”说完自刎而死。刚刚还慑于项羽威名不敢向前的汉将汉卒

们，轰地一下围了上去，为抢项王的尸首自相残杀……

这就是历史，英雄身死，小人坐殿。而韩信这样的人，游走在道德和利益的边缘，最终钻入了小人的裤裆。

这三种角色在两千年前的一幕幕活剧，在今后的两千年中不断地重演着。

奴才世家

石奋：西汉河内郡人。汉二年，高祖刘邦东攻项羽，石奋得从高祖，为中涓。其姐为高祖妃。石奋为人“恭谨无与比”，汉文帝时官至太中大夫，后升任太子太傅。汉景帝即位之初，石奋位列九卿，随即外放诸侯相。在石奋的教导下，他的四个儿子也以“品行训顺”著称于世，父子五人均官至“二千石”，时人遂称石奋为“万石君”。少子石庆在汉武帝时官至丞相，封牧丘侯。石庆之子石德曾任太常，因事赎免为庶人。后为太子少傅，辅佐汉武帝太子刘据。“巫蛊之乱”发，石德获罪，其后石氏势力日渐衰微，而奉行三代的“孝谨”之行亦衰。

汉元帝时，政府里有个高官叫陈万年的，这老兄从一个副科级干部做起，历任县令、郡守、右扶风（首都地区最高行政长官之一）、太仆（皇帝专

职司机)最后一直做到御史大夫(副丞相兼全国纪检监察最高长官)的高位。

临死前,陈万年回顾自己壮丽的一生,非常满意,也很感慨,于是将儿子陈咸叫到床前,打算传授他一套从政的绝学——攀爬术。那里面凝结了陈万年一生的心血,委实非同小可。

在儿子陈咸谦逊地跪好之后,陈万年开始讲了,他从攀爬术的入门招式讲起,一路娓娓道来,谆谆教导、诲人不倦。因陈万年说得太 high 了,一时停不下来,把陈咸给讲睡着了,这宝贝儿子实在支撑不住,一头磕在了旁边的屏风上。

陈万年这个气呀,大怒之下拎起笞帚疙瘩要揍陈咸,陈咸“咣咣”地磕头,说:“爹,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了。”

“你知道?你知道什么了?”

“爹说的攀爬术,要诀不外是:溜须拍马,投机钻营。”

听儿子说完,陈万年眼光一亮,随即重重地躺倒在床上,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,吐出了最后一口气,“卒”了。

陈万年做父亲其实不够格,自己快死的时候才想起培养儿子,早干嘛去了。培养人才不容易,培养奴才同样不能速成。虽然陈咸天赋异禀无师自通,但一晚上的培训毕竟太仓促了些,他终其一生也没能爬到父亲那样的高位,最后遭人排挤憋屈而死。

和陈万年相比,先朝老臣石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“教育家”。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数十年如一日,培训遍及子孙,影响波及三代,生产出大小奴才不计其数,绝对称得上是奴才界的一面旗帜。